

1936 1937 卷五十五 第14期

本校教育方針

溝通中西文化	力謀學術獨立	提倡生產教育	造就模範國民	注重社會服務
發揚中國文化，注重外國語文，融會貫通，集東西文化之大成。	提倡自由研究，涵養奮鬥精神，務期學有專長，而各適所用。	依照三民主義，領導學生進德修業，務使思想純正，崇尚實學。	培養高尚人格，鍛鍊強健身體，俾能應用所學，復興我國民族。	促進互助思想，着重羣衆利益，養成平民化的生活，祛除偏狹的利己主義。

華大週刊

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

北平華北大學出版課印行

第五十卷 第二十二期

民國廿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出版

本期刊要目

- 新進學解(其十二).....吳家鎮
- 埋頭幹.....鄭浩然
- 清代考證學之來源.....許理
- 段繩武先生遺囑及後民問題.....胡士泰筆記
- (其二).....
- 明代經濟思想(其二).....翁
- 忠告匪軍.....朱國柱
- 綏遠戰爭與準備.....樹
- 美國與文藝.....李承起
- 本院輓段前執政聯感時.....王
- 綏遠省政府傅主席電謝本院慰勞快郵代電二件
- 湯軍長恩伯函謝本院慰勞
- 本院赴綏代表函告慰勞情形
- 編後語

編輯兼發行處
北平西四牌樓羊皮市
電話西局四一〇五

每期刊售洋三分

半年售洋六角

全年售洋壹圓

道言

新進學解(其十二)

吳家鎮

我國大學課程之中，列有第一外國語，第二外國語，其目的無非在使學子得到一種工具 Instrument，以爲進修高深學問之用，其意甚善。惟是多數大學學生，其上焉者，尙能用一種外國語言文字，閱讀書籍雜誌；其中焉者，僅能用本國語言文字；其下焉者，外國語言文字固不曉，即對本國文字，求其通順而不可得。其矣教育之效率不易著，而聰慧之人材不易獲也！然試環視他邦，則大異乎是。近如日本，除私立大學不計外，國立大學，如東京帝國大學，西京帝國大學學生，因經過高等學校文字語言之鍛鍊，在大學畢業之後，雖其說外國話，不及我國人之流暢明達；然多能用兩種外國文字，閱讀書報，故見聞容易擴充，學識自然淵博。遠之如歐洲，中學學生均修習兩種或三種外國語文；故涉獵日廣，收穫益多。我國出版界之窮乏，文化界之彫零，未始非大學學生，不能閱讀外國書報，有以致之也。本人濫竽於最高學府——大學，歷有年所。一方面深知英文教師，講授英文時，多喜採用古典英文 (Classical English) 文學，以自詡博大，而不肯儘量介紹近代英語 (Modern English) 時事紀載等等。學生上課，以取得考試分數爲已足，其他則無所用心焉。一方面深知日文教師多費時於動詞助動詞之變化，如四段活用上一段活用，使學生頭昏眼花，愈學愈糊塗。其結果受課兩年後，外國語與學術，仍然不發生絲毫關係，光陰可謂白費矣！予意教授日本語文，在講授文法時，第一，在說明助詞，動詞助動詞之重要，令其注意。第二，在說明何者爲主格，何者爲動詞，何者爲目的格，令其分辨。第三，在強令其即日開始閱讀，以養成其讀書能力。第四，在打破不勞而獲心理。一般學日語者，以爲日語，較英語法語容易，三四月便可卒業，便可應用。初學人數往往極多，迨至講授文法，則嫌其麻煩，記憶助詞，則畏其困難，最後人數總是極少。掘井九仞，而不及泉，天下事大抵如斯。我校因環境需要，頗注重於日本文字語言。然以予之所知，除赴日留學者外，能直接閱讀日本書籍者尙不多觀。例如圖書館中之日文大百科辭典借閱者竟無幾人。買書而不看，等於白買，書籍之罪乎？讀者之罪乎？請讀者有以語我來！

福述

埋頭幹

鄭浩然

近幾年來，政府當局和社會上的領袖們，都以「埋頭苦幹」四字來勸勉國人，真的，這句話，確是我們國民的藥石語！有些外國人，稱我們中國爲「告示國」，就是譏諷我們只會「說而不幹，令而不行」。這種攻擊，固然有點過當，但是也可以說「雖不中亦不遠矣」。

7
525,821
502

當南方有事，北方的人們、便在大聲疾呼着，反過來，若北方有事，南方的民衆，也在那裏一個一個的摩拳擦掌。而事到臨頭，則又「束手無策，緘口無言」，這些毛病，都是平日缺乏訓練，無組織，不能埋頭苦幹的表現。

前年在南京時，有幾位大學生來問我們，他們畢業後，應該怎樣才有去路？我們的答復，是：只要在校時，願意「埋頭苦幹」，便有辦法。這幾天，又有幾位同學來問談，我們的國家究應如何，才能抬頭？我們很爽直的說：只要全國上下，都肯「埋頭苦幹」，定也是有辦法的。美國何以獨立，日本何以自強，德國何以復興，意大利何以能稱霸南歐，這都是我們能以闖過這些難關的好材料。也是我們應該去仔細研究的好材料。

我們現在所需要的，是全國的士農工商，各盡所能，苦幹！硬幹！輕舉而妄動，悲觀和高調，都是有害無益的。我們若果在艱苦中，自亂步伐，不守紀律，工于責人，而忽于責己，則內外牽掣，等于間接去幫助敵人，這也算是愛國嗎？

曾國藩先生有言：「風俗之厚薄，奚自乎，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，……此一二人者之心嚮義，則衆人與之赴義，一二人者之心嚮利，則衆人與之赴利」。大學生是將來社會上的領導人物，是思想界的先知先覺，其一舉一動，往往足以左右民衆心理的趨向，責任既這樣的重大，言行應該如何的審慎啊！

「十年窗下無人問，一舉成名天下聞」，這雖是句俗話，確具有幾分真理。我們以為：不僅是「讀書」要有這種精神，就是「謀國」「辦事」也應該遵守這個原則！在此國防總動員的時候，務須分工合作，統一步驟，不說辦不到的話，不做無補國家的事，通盤籌畫，沉着應付，「天下本無難事，有志者事竟成，同學們！大家向着我們光明合理的目標，「埋頭苦幹」啊！

清代考證學之來源

(一) 引論

吾人每讀清代學術，則必盛稱乾嘉以下經學考證之盛。蓋自顧亭林攻擊晚明之空疏不學，而以「經學即理學」之言相號召，於是清代學風日趨質樸。清初之閻若璩，胡渭，毛奇齡，葛斯大，王夫之諸儒，皆以平生之力，一意於經，其成績已漸近於乾嘉學派之致證精神。然當時門徑初開，方法未精，成績雖多，而精核者寥寥。且清初諸儒皆感於時勢之刺激，慨有國民經濟之思，喜談經國要政，與乾嘉學派之「爲學問而學問」之精神，殊有不同。且當時之理學之殘脈猶存，程朱王陸之餘緒尚深入於人心，其爲理學保守門戶者，固不必論，即以後考証學者所推奉之顧亭林閻百詩胡渭諸人，間亦雜雜前人之說，別擇未嚴，經學考證之特色，尙未顯也。嗣後元和惠棟出，然後漢學之門戶壁壘由彼而定。及後徽州戴震起，於是由好古進而爲精核，信古進而爲創造，提倡考證之精神，建立治學之方法，其弟子段玉裁王念孫繼之，益精核無倫，有清一代考證學之真精神乃確立。

(二) 經學考證發生之背景

經學考證爲清代學術之中心，然有清一代之思潮，又果何物耶？簡言之，則對於宋明理學之大反動，而以復古爲其志也。其思潮之表現，則有二傾向：一爲厭倦主觀之冥想，而傾向於客觀的考察，一爲排斥理論，而提倡實踐，其所以發生反動之原因亦有二。

許亞芬

(一)宋明理學本身之流弊——宋明思想之本質，純為冥冥不可捉摸之物，少數傑傑篤學之士，固可循此道而求得身心之安宅，然於經世之道，已鮮功效。而浮僞之輩，據拾遺辭，以相誇煽，故晚明有「狂瀾」一派，至於「滿街皆聖人」，一酒色財氣不礙善美歸「，道德墮落已極。於是病痛百出，鍊漏日甚，晚明政治社會之所以腐敗，其最大罪惡，固由於閹黨及無恥之徒，魚肉人民，然空談心性之輩，亦不能逃其罪惡也。「卒至盜賊遽起，大命遂傾」(李恕谷語)

(二)時代之背景——明亡以後，中原陸沉，斯民塗炭，深創巨痛，莫可控訴，一時翹儒盼士，逸民遺老，痛定思痛，對於高談心性者流，大起攻擊，顧亭林謂：

「劉石亂華，本於清談之流禍，人人知之，孰知今日之清談，有甚於前代者……不習六藝之文，不攷百王之典，不綜當代之務，舉夫子論學論政之大端，一切不問，而曰一貫，曰無言，以明心見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實學，股肱惰而萬事荒，爪牙亡而四國亂，神州蕩覆，宗社邱墟……」(見日知錄卷七夫子言性與天道)

亭林既憤慨當時學風，以為明亡實由於此，推原禍始，乃大責陽明。王船山亦以為王學末流之弊乃從陽明本身而來，其言曰：

「姚江王氏，陽儒陰釋，誣聖人之邪說，其究也，刑戮之民，閹賊之黨，皆爭附焉，而以充其「無善無惡，圖融事理」之狂妄。「(正義注序論)

然陽明學派在學術上確有相當之價值，不過末流積弊日深，學者習於「東書不觀，遊談無根。」理學家不復能繫社會之信仰，舉國人心之於理學，已由厭倦而變成憎惡，於是反動之起，乃成新時代之迫切要求矣。

故清初諸儒，雖生長於理學空氣之下，但因時勢特變，其思想亦經蛻化而得新生命。對於明朝之亡，認為學者社會之恥辱，正心誠意之辯，已無救於亡國滅種之慘。怵目驚心之餘，又將何途之出？以為安身立命之地，以期康濟斯民之實，此為當時諸儒之一切已問題也。於是史學為根據而推之於當世之務者有黃黎洲萬斯同。絕口不言心性，而主實踐者有顏習齋李恕谷。大倡「拾經學無理學」之說，而教學者脫宋明儒者之羈勒，直接反求於古經者有顧亭林。有專治天算而作科學之先鋒者有王寅旭梅定九。

可見此時思想界，極為絢爛複雜，其所以致此之原因，蓋承明學空疏之後，人心厭倦，相率反於沉實，此其一。異族入主中華，有志節者，恥立乎其朝，心思氣力，無所放洩，乃一注於學問，故刊落聲華，以治樸學，以寄其守先待後之想，此其二。舊學派權威既墮，新學派系統未成，學術無定於一尊之弊，故自由研究之精神特盛，此其三。因此種種，學海波瀾，殊極壯闊。至於清初學術思想發展之途徑，則亦有四。

一，因矯晚明不學之弊，乃讀古書，愈讀乃愈覺求真鮮之不易，則先求諸訓詁，名物，典章制度等等，此即為以後考證學派考證之泉源，首導此學風者為顧亭林。其後閻百詩，辨「偽經」，胡東樵之攻「河洛」，於是考證精神，漸萌其芽。

二，當時諸大師皆遺老也，其於宗社之變，頗含隱痛，志圖匡復，故好研求古今史蹟之成敗，地理之險塞，以及其他經世之務。黃黎洲萬斯同顧祖禹等是也。亭林所學，亦具此精神。

三，自明末葉，西學輸入，而學問之研究對象，生一種外來之變化。治天算之學者宗之，此即梅定九王寅旭等是也。

四，學風既由空反實，於是有從書上求實者，有從事上求實者，南人明敏多條理，故向著作方面發展，北人樸懇堅卓，故向力行

方面發展，顏習齋李恕谷即力行派也。

以上為清初思想發展之大概。

(三) 考證學獨盛之原因

清初思潮之派別，有如上述，皆為學風由蹈空而變為覈實，由主觀之冥想而變為客觀觀察之表現，然乾嘉而後，惟獨考證學派充量發達，餘派則不盛，或全然中絕，推索其源，亦約有四端：

(一) 顏李之力行派，陳義甚高，然未免如莊子之評墨子所謂「其道大毅，恐天下不堪」，此等苦行，不合好靜恬之國民性，惟有宗教熱忱者能踐之，然已不能責望於他人。且更有進者，顏李所提倡之實務，因社會之變遷，非皆能周於用。強欲習唐虞三代之實務，未免陷於時代之錯誤。顏李所最重視之「禮」，乃二千年前一種形式，萬非今日所能實踐，此派不能盛行，未始不由於此。

(二) 清初科學，似有新興之機，然後終乃戛然而中止，除算學天文以外，一切自然科學，皆不發達，此固由於「八股」取士阻礙其發展，而康熙末年，天主教受一頓挫，其所傳之學，亦受其累。但此尚非其根本原因，蓋凡一學術之興，既須相當歷史，又必須乘特殊之機運。我國數千年學術，皆集中社會方面，於自然界素不措意，「藝成而下」之學，素所輕視，而當時又因特殊動機，使學力精力，轉一方向。惟天算一項，因經史中所固有，故能以附庸資格連同發達，其他則無問也。

(三) 經世之學之轉變為經學考證——清初諸大儒，存志匡復，故倡導經世之學，以寄其守先待後之想，諸大師始終不為清廷所用，固已大受猜忌，其後雍正乾隆兩朝，文字之獄大興，學者惴惴焉不能自保，凡學術之觸時諱者，不敢相講習，前代史實，更無論矣。於是諸儒結舌，乃不敢治近史，理性之學，而又不可復振，然英拔之士，其聰明才力，終不能無所用，於是詮釋訓詁，究索名物，將全部心思才力，一注於窮經考理之途，此所以清初諸儒，博綜經世之學，一轉而為乾嘉之經學考證，非無故也。

(四) 然考證學之發達，當有其本身之原因焉。蓋一種學術之發達，必需有適當之方法，使人易於為力，又必需具有豐富之內容，以引起學者之探考，考證之學，即具有此二條件，顧閻胡惠戴段諸儒，實為後學者闢一新途徑，俾人人共循，賢者識大，不賢者識小，皆可勉焉。苟能忠實從事，不拘大小，當總可以有成。且中國積二千年之文明，其古籍實有研究之大價值，如金石之蘊藏於礦者至豐也。故研究之法一開，遂靡然嚮風焉。

(四) 考證學發達之經過

考證學最早之萌芽，當推顧亭林所倡導之治學方法，為此學之嚆矢。顧氏治學，態度虛心，方法精嚴，動搜資料，博徵旁引，且參以耳聞目見。四庫全書提要云：「炎武學有本源，博瞻而能貫通，每一事必詳其始末，參以證佐，而後筆之於書，故引據浩繁，而條理者少」。此語最能道出炎武治學法門。蓋亭林為學，論一事必舉證，尤不以孤證自足，必取之甚博，證備足然後自表其所信，其自述其治音韻之學也，曰：

「列舉本證旁證二條，本證者，詩自相證也，旁證者采之他書也。二者俱無，則宛轉以審其音，參伍以譜其韻……」。

(三) 論

故知其所用者，皆近世科學的研究方法，乾嘉以還，學者固所共習。在當時則固亭林所自創也。若論顧氏著述之專精完整，固不

及後人，然學風之轉移，自顧氏始。顧氏為學，絕不談心性，於當時為獨異，然後乃成乾嘉學風，專趨考證一途，實顧氏之力也。

此後於考證之學助其波瀾者，則為閻若璩與胡東樵。閻氏之所以偉大，在其古文尙書疏證一書，定東晉晚出偽書之偽，舉書者奉為神聖之典籍，毅然悍然而闢之，於是一切經文皆可以成為研究之問題矣。此誠思想界之一大解放。百詩治學，眼光銳利，其判斷也，必憑證據，而憑據往往又為常人所不及注意，「考證之學，未之或先」，此四庫提要於古文尙書疏證之評語也。

伯胡之所以偉大，在其易圖明辨，專辨宋儒所傳河圖洛書等種種矯誣之說，將異說之來歷，和盤托出，使其不能依附經訓以自重，此實為思想界之一大革命。

然考證之學，至此尚不能成爲一獨立學派，不過粗引端緒，其研究法之漏者，不一而足，例如閻氏之古文尙書疏證，不免漏略蕪雜，爲後人所糾纏者不少。胡氏之禹貢雖指多談經濟，且漢宋雜糅，家法不嚴，考證之特色，尙未顯也。章炳麟謂：

「太原閻若璩撰古文尙書疏證，定東晉晚書偽作，學者宗之……而德清胡渭審察地望，系之禹貢，皆爲碩儒，然章創未精博，緣雜元明讞言。其成學系，著系統者，自乾隆朝始。一自吳，一自皖，吳始惠棟，其學好博而尊問，皖南始江永戴震綜刑名，任裁斷……」

〔見章氏叢書檢論卷四清儒篇〕

但惠棟實亦未能代表一代學術，不過考證之學，門戶壁壘，由彼而立。及休寧戴震出，始爲考證學派，完成建設之學。今略述二人之學風及傳授之緒，以明考證學發展之途徑，而作此篇之結束焉。

元和惠棟世傳經學，其弟子則有沈彤，江聲徐薰客等，惠氏之學，以博聞強記爲入門，以尊古守家法爲究竟。其言曰：

「……漢經師之說，立於學官，與經師並行，……古文古言非經師不能辨……是故古訓不可改也，經學不可廢也。……余家四世傳經，咸通古義，……因述家學，作九經古義一書。〔九經古義首述〕可見惠氏治學「凡古必真，凡漢皆好」，〔梁任公語〕未免盲從，王引之評之曰：「惠定宇先生考古雖勤，而識不高，心不細，見異於今者則從之，大都不論是非。」可謂知言。惠派嫡傳有江藩者，其言曰：

「不專宗漢學，非篤信之士，〔國朝漢學師承記附經師經義目錄〕此種論說，最足以代表惠派宗旨，凡學說之出於漢儒者皆當遵守，其有敢指斥者，則目爲信道不篤，以此治學，安能通方？其旨從褊狹，全無懷疑之精神，與批評之態度，故惠派之學，並不足以代表考證之精神。惟其篤守家法，使今之所謂「漢學」者壁壘森固，旗幟鮮明，此其功耳。至於嚴正考證學之創立，尙有待於戴震者也。

休寧戴震受學江永。戴氏治學，凡事必追根窮源，廣徵博引，以斷其是非，而期於深思自得，以至於十分之見。無徵不信，孤証關信，未獲十分之見，雖先儒之說，亦不敢附和而立論也。其言曰：

「學者當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，不期一時之名，亦不期後世之名。有名之見其弊二：非排擊前人，以自表暴，即依傍前賢，以附驥尾……」〔東原集答鄭用牧書〕

「不以人蔽己，不以己自蔽」實學者所最當膺服者也，何以破「人蔽」？則曰：「志存向道，必空所依傍」。如宋儒之恃胸臆以爲斷，其襲取多謬，固無論矣。即漢儒訓詁，有時亦附會，亦不可以妄從。又何以破「己蔽」？則曰：

爲斷，其襲取多謬，固無論矣。即漢儒訓詁，有時亦附會，亦不可以妄從。又何以破「己蔽」？則曰：

「……必徵諸古，而靡不條貫，合諸道而不留餘議，鉅細畢究，本末兼察。若夫依於傳聞以擬其是，擇於衆說，以裁其優，出於空言，以定其論，據於孤證而信其通，雖溯源可以知源，不目睹淵泉所導，循根可以達抄，不手披枝肄所岐，皆未至十分之見也。」（東原集與姚姬傳書）

其所謂「求十分之見」者如此，故其治學方法，精密嚴緊，考證學之精神，已充份發揮，清代學者最大之貢獻，在校刊訓話，其成績所以能卓越超絕者，戴氏倡導之嚴謹精審之學風，實有功焉。章炳麟曰「戴學數家，分析條理皆精密嚴整，上溯古義，而斷以己之律令」。（檢論清儒篇）可謂知之矣。

段繩武先生講西北移民問題（其二）

胡士泰筆記

二十三年。兄弟不因失敗而氣餒，又以黃災災民作第二批的移殖，其數較前多出三分之二，——共為百戶，計三百人上下。此次兄弟因鑒於前次失敗的經驗，對於一切，都勤加整理，如工具等不用移民負擔；衣食住等不用移民分心。在這兩種條件之下，他們如再有不循規蹈矩，而優游歲月者，即驅逐不貸。因此他們受了這種的規律，大洗以前的頹風，專心從事墾殖，所以兄弟辦第二批移民的結果，則較第一批略勝一籌了。

至於第三批的移民，兄弟敢自謂已達到了最高的成績，一則是兄弟已得到了經驗；一則是移民已明瞭個中的底蘊，於實事求是外，別無一點虛張的習氣，在這第三批的移民中，其數共計約三百戶弱，而所得的成績，不獨於他們本身業務無愧，就是其他的工作亦能勉赴其事，因此兄弟將其百戶介紹於他處，如包頭平地泉等處。作農事以外的工作，不過在這個時期，移民的本身，倒不感覺到痛苦，反而領導者，感覺疲於奔命了！因為每一次的考察，每地需時在一日一晚。在這種領導者疲於奔命的場合，幸喜每一村的農民，雖則是困於教育太幼稚的境遇，但在十分鐘內尚能集合受訓，這是差堪告慰的一點！若照這樣的推演下去，每一村即是將來的一個要塞了。

在這個推演的順利中，雖是喜慰有加，然而對於將來前程遠大的計劃，不無感覺到一個新的困難：即（一）缺乏幹部人材；和（二）缺乏實際家的兩種推動力。再從側面來推測人為什麼不願意去的理由，大概都嫌路途遙遠，不像內地那樣的繁華與舒適。然以兄弟的管見所及，似不以爲然。當兄弟在二十年的時候，曾經到過該地，一樣的如內地山青水秀，幽雅開懷。同時每一個村莊，必有一教堂在傳教；尤其是日本人常去考察。我想各外國人「不遠千里而來」，從事傳教，在此不但不爲他們所排斥，反而得到他們的歡迎，這其中是有道理的，譬如春耕夏耘時，他們得到低利貸的借款，而我們內地所去的人，所給與他們的，除高利貸之外無他物，因此與內地的人的感情相隔闕，轉而感激外人聽其指揮，所以此次與和縣派駐該地的辦事處仍借該地教堂辦公，亦是這個原故。由此外人知道了我們的毛病，所以到處橫行無忌，此固爲外人的侵略，但是，我們也應該明瞭我們的短處；同時也不是僅僅「怨天尤人」可以了事的。苟以後我們能够反省自覺，東北之失而復得，那是不成問題的。

諸位以後於暑假期間到西北去考察的時候，最好是考察西北的農村，不要去考察西北教育——農業學校——，那時兄弟可作採訪者，供獻各位的材料。（完了）

明代經濟思想(其二)

菊僧

第三節 蔡懋德

當崇禎時蔡懋德為山西巡撫，嘗對上曰：「欲令民不為盜，當使窮百姓有飯吃，所以使窮百姓有飯吃者，惟勸農寬賦而已。故編勸農條例十二事，以啓民地利之未盡墾；水利之未盡復者。且嘗謂驕奢淫佚及煩科重賦為農害者有五，言之甚切，茲分述如下：(一)歲茅服穢，道瑾相連，而廢居鬻販之家，乘堅刺肥，連車列騎，雖蒼老盧兒，莫不煥衣而美食，此為農害一也；(二)四方割肉補窟，鬻田質子，而貂璫戚噉之族，比櫛崇墉，履絲曳縞，彈丸蹴鞠，漿酒膏肉，若不知有下田之耗斁，此為農害二也；(三)時食盡用，謹藏其餘，以待凶荒，而乃奢侈成俗，靡酒秣畜，競務于錦繡奇巧之觀，窮竭于室廬與馬之飾，而一簪之值，幾千百金，一席之饌，半乎中產，此為農害三也；(四)細民手胼足胝，竭蹶上供，而庫管監當之屬，肆其侵蝕，至胥吏舞刀筆之奸，貪墨恣竊壑之欲，賦則盜上匿下，役則漏富欺貧，一時之借辦，遂朦朧以為例，已蠲之逋欠，猶提案而呵完，此為農害四也；(五)富者可耕而不居於櫟，貧者欲耕而多恡於牛種，稱貸課業，馴動在單弱，而利歸豪門，冒濫派科，則來未釋手，而追呼踵至，遂使因佃災及其身，遺遺累及乎鄰，此為農害五也」。觀其所述農之五害及郵民之苦心，可見其思想之新穎而純正也。

(二)明代經濟思想之關於田賦者

第一節 歐陽鐸

歐陽鐸因鑒于當時催徵之法不良，賦役之課不均，致時陷官民雙方於不利。如豪強昏賴，貧弱賄賂；及政府因漏稅而減少歲入；甚且有趨于以田從人而後已之局勢。故使其發生一「均賦」拯民之思想。他說：「版籍糧畝，業不可擅變，而加耗歲會，因巡撫之所職也」；又曰：「昔周文襄據田以行法，吾當因法以補田，令府州縣各總其畝之額，而丈量田以正畝，括其徵米徵銀之凡，而計畝均輸之」；再則曰：「科則不易其舊，而比其最重者，與其最輕者，稍以耗損益推移之重而不能盡損者，為遞增耗米，派輕齊拆除之，以陰見輕輕而不能加益者，為徵本色遞增耗米加乘之，以陰見重，諸推收田者，從圩不從戶，田為母，人為子，姦巧無所容，而逃竄漸復；又令民歲以田出繕錢雇役，毋得仍前十年之舊，裁省郵置濫費，定收納例數十條」。他此種之思想，後被推行及於各郡縣，於是諸郡府縣之糧，雖不得減而得均，誠所謂公私兩益也。當時人因名之曰：「徵一法」。他既知其前之均賦思想，形諸事實並著顯效，因此他又引動「總徵均支」之思想，以杜虛報詐索。他說：「通府州縣一歲中夏稅秋糧，通為一條總徵而均支之；其徵收不輸甲，通一縣丁糧均派之，而下帖于民，備載一歲中所應納之數於帖，而歲分六限納之，官其起運完輸若給，皆官府自支撥，大都不雜出名色，吏無所措手，人知帖所載，每歲并輸，可省糧長收頭諸費」。他此種思想，不特惠及細民，免除剝奪欺壓之苦，即後之貪官污吏，亦因而稱羨其風，其利不可勝言，故時人名為一條鞭法以傳於後世。

第二節 韓雍

賦稅之完納，雖為人民之義務，然糧長收頭諸費之煩擾，有時所費趨越於正課之數目，此實為當時人民之一大隱病，故於其撫江西時，思有以糾正之，以蘇民困。乃上疏於上曰：「糧長除品官外，諸錢糧近上者，以里甲為差次，從公僉充，諸糧目當輸納者，釐

十則，如目派刺布之，自千石以至升斗，無不均一，故頭緒易尋，分派易舉，山野細民，粗知布算者，皆曉然於賦役派納之目，即猶
 姦巨猾，莫之能欺」。(未完)

忠告匪軍

朱國柱

凡同爲一國民族，無論其處境如何，允宜愛護祖國，豈可自相殘殺，賣國以求榮乎？今匪軍首領王英李守信等，竟敢爲虎作倀，
 殘殺同胞，固國人公敵，罪無可道，抑亦中華民族之最大恥辱與最可痛心者也。

此夫爾等匪徒，受策動者之利誘，雖有大舉犯殺之企圖，然我政府當局爲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，絕不受到任何勢力之威脅，故毅然
 興捷伐之師，作掃穴犁庭之舉，行見痛飲黃龍，共樂昇平，因此吾人甚望爾輩，勿再徘徊歧路，早日棄甲歸來，以贖前愆而圖後效，
 用將歸順與頑抗之利害，爲爾匪軍告焉。

自綏東戰幕掀揭以來，與我國軍抗拒者，非爾匪軍乎？而直接受其傷害，陳屍原野，怨聲載道者，又非爾匪軍乎？至於策動者之
 自身，固毫無性命之損害，其所受影響者，不過僅銷耗供爾輩殺我同胞之軍用品而已。蓋策動者侵略之唯一手段，在利用「以華制華」
 之方法，希圖中傷我民族，以達其蠶食全華之目的，而爾輩竟墜其計中，置祖宗邱墓所在之地於不顧，而甘心附逆自相魚肉，爾輩試
 一思之，其能安於心乎？

夫人非禽獸，誰無父母，心非木石，孰無室家之念，今爾輩叛黨賣國，覬覦事仇，使父母不相見，兄弟妻子離散，其所得於己者
 果安在乎？且此次綏東之接觸者，皆係以中國人而殺中國人，犧牲血肉與頭顱，死固毫無價值，即倖而不死于鋒鏑之間，在不久之將
 來，亦必不免呻吟於其鐵蹄之下，以度其牛馬不如之生活，遠之如對朝鮮台灣之亡國奴，近之如待東北四省之民衆，即其例之最著者
 ，此爾輩所以急應猛醒群起反正以謀自拔也。蓋反正歸順，則政府當一視同仁，使爾等有家可歸，能各遂其生，各安其業，若有願繼
 續從戎者，則吾人相信政府，匪特不咎既往，且必予以自新，因材器使，不致獨令向隅，此歸順之利不可勝言也。倘仍執迷不悟，甘
 受策動者之驅使，而與國軍頑抗不休，則政府本守土剿匪之決心，必盡殲醜類收復失地，將來爾等勢窮力竭，棲宿無所，雖欲歸順，
 恐亦不可得，此頑抗之所以爲害無窮也。

嗟夫！箕豆相煎，物猶自泣，同類相殘，人何以堪，爾等倘有悔禍之心乎？盍與乎來！

綏遠戰爭與準備

樹園

綏東問題，醞釀已久，卒於十一月十五日爆發，先以匪軍王英部步騎三千進犯陶林紅格爾圖，復以偽匪進援固陽武川諸地，以相
 策應，幸經我駐軍奮勇出擊，將進犯之匪先後擊退，且更乘勝於二十四日晨收復百靈廟，取得戰略上之優勢，此爲出師來首著捷音之
 第一聲，國人譽爲民族復興之起點，並不爲過也。

自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以來，關外駐軍不戰而退，關內駐軍坐視不援，東北四省於是斷送，不特啓敵人輕視之心，即國人對於國
 家軍隊亦有不可信賴之念，其後「一二八」「長城」諸役，雖有少數軍隊，差強人意，然以整個國策所關，終無補於國難，以致「河東

事件「冀東自治」「察北事件」相逼而來，當局悚於實力之懸殊，亦莫可如何，今更以所謂「調整工作」進行腹部侵略，欲置中國整個民族於死地，是可忍誰不可忍，政府當局亦鑒於問題之重要性，遂於奠定西南之後，從事於國防之準備，而國人亦感於朝鮮亡國之痛，亦竭力贊助政府之政策，故綏東戰事一發，國軍即能應付裕如，殊出敵人意料之外，豈謂中國軍隊不能戰，是在政府之有無命令，及國人之能否贊助為斷耳。

我軍收復百靈廟後，日來情況雖甚沉寂，然匪僞之指揮者對此寧能甘心，聞已在化德會議企圖反攻，并調僞軍張海鵬部增援，未來大戰正在演變中，望我軍勿以百靈廟之小勝以自滿，須更進一步收復全部失地，完成中國獨立自由之使命。

夫戰爭一開，其期限之久暫，無論何人不能預定，而勝負之數，則在最後五分鐘中，綏遠戰事表面上雖為匪僞擾亂，但實際上則含有國際性，中華民族之生存與否，將有決於綏戰之勝負，故國人必須全力以赴之，况國際戰爭一起，則必實行總動員，今敵國之總動員業於平時完成，命令一下，即可出而應戰，反觀我國不特總動員毫無準備，即臨時自衛事前亦鮮計劃，欲從事國際競爭，烏乎其可，方今國難日趨嚴重，國人於政府未頒行總動員令以前，應講求自衛準備，鍛鍊身體，集中思想，準備親赴戰場，勿徒以勸捐募款，以為盡其救國之責任也。

二五，一二，三，劍廬

美感與文藝

李孝起

文藝是代表作者個性思想，人生觀，進一步可說文藝也是代表時代的背景，是社會各階級生活的放大鏡，凡是稍微讀過文藝作品的人，誰都承認這是對的，然而文藝就是整個的把人類的生活和社會組織變化的情形，敘述一遍嗎？只是把人生思想的特點和社會組織上某一點的暴露，用極婉轉的筆力描寫出來，如此所握住的一點，就是所謂「文藝作品」上的重心；也就是說：文藝稱其為美而誘人樂讀的一點。

所謂美感，大概可分為兩種：(一)剛性美，(二)柔性美，剛性美是一切活動的象徵，而柔性美呢？却是一切沉靜的情感的象徵；如古人有「駿馬冀北風，杏花江南春」之言，這兩句前句是描寫剛性美的，後句則是屬於柔性美的了，凡是你讀了這兩句一類的文藝作品，就能感覺到雄偉，森嚴，與奮的氣概，如史記為垓下之項羽，水滸為叢林中的武松，你看過垓下歌的，是怎樣的心情？看過叢林中武松打虎一段的，就好像一片樹林映在眼簾，雄糾糾的一隻吊睛白額猛虎，撲將上來，而司馬遷却寫項羽是怎樣的悲歌，慷慨，施耐庵却寫武松是如何的應付，如何的殺法，真像一幅圖畫，排在我們眼前似的，用作這種玄妙方法的文字，來寫這種事情，真能使讀者如身臨其境一般，如此，便是文藝上美感的所在地。你若再看如「杏花江南春」一類的文藝，就可感覺到溫香，艷冶，春光皓月類似的情景，不由自主的，你便會聯想到林黛玉是怎樣的姿態，怎樣的嬌柔，怎樣的種情於賈寶玉，文藝的美感就是從這些地方流露出來的。

文藝本來完全是個性的表現，有的用以來描述個人心中的樂事，有的用以來洩發個人的愁悶，憤恨，其原因是為作者個性不同的關係，其表現出來的美感，因而迥異，怎樣說文藝是缺少不了美感的，換言之，美感就是文藝的一個主體要素。

文之聲

本院輓段前執政聯

師陳馬廠諫阻瀛臺看旋乾坤全憑大力扶持締造實中山佐命
小住津沽隱居滬濱縱談棋學佛猶自關懷時勢從容有安石遺風

感時

看哪！

兵戈不息，

骷髏滿地！

血灑人屍，

誰不對泣？

淒涼的人生，

虛偽的面具，

誰是我們的造福者？

惟有自己，

徒自悲嘆，

空與對泣，

校園

——終屬無益；

惟有：

我們純真的青年，

團結一起，

去為人類幸福而爭鬪，

謀世界大同為己任，

那時啊！

淒涼的人生決無，

虛偽的面具自棄，

願吾青年努力努力！

綏遠省政府傅主席電謝本院慰勞快郵代電二件

北平華北學院何院長並轉學生會諸君公鑒：辱承贈物慰勉，感奮益深，貴院孟主任暨學生代表高唐傅諸君現已到綏，相見甚歡，該君等不返日平，此間情況，當可面詳，謹此電謝！傳作義支印

華北大學鑒！逕復者：此次綏東告警，舉國關懷，連日迭接各方電函，或為物質之輸將，或作精神之援助，備叨勉勵，感愧奚如！茲

承辦等燒酒二百瓶，餅乾一百斤，醬牛肉八十四斤，豆腐乾三千塊，醬菜一百五十斤，糖菓二十斤，長城烟四百五十盒，毛巾一千條等物，悉出愛國熱忱，隨當拜領，誼不容辭，惟有奉揚仁風，倍加策勵，本此血誠，亦即仰答愛國同仁所厚賜也。收據除由三十五軍駐平辦事處轉發外，再行登報聲明用途，俾昭大信，專此鳴謝！傳作義徵印

國軍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函謝本院慰勞

玉崑先生并轉華北學院諸先生公鑒：

賜函奉悉，貴體違和，致不獲良晤，悵悵！本軍此次入綏，參加剿匪，分屬天職，乃荷貴院發為義烈之鞭策，派員前來慰勞，三軍聞命，感奮益深，謹當淬厲士氣，為國前驅，奮鬥到底，用副殷望，尚函復謝，並頌學祺！

湯恩伯敬啓十二，十一，

本院赴綏代表函告慰勞情形

本院慰勞守綏將士代表孟玉崑先生，率學生代表傅謙謨唐正村等，於本月二日攜帶慰勞品三十餘箱及敬告前方將士書萬餘份，乘平綏快車親致慰勞各情，已誌本刊。茲接該代表等函稱：適等於今（三）晨六時抵綏垣，下榻通志館，十時赴省府晤會秘書長，慰問之餘，談擬赴百靈廟一行，會云：貴校師生所賜予吾人之精神與物質，感激萬分。惟此際敵圖反攻百靈廟，雙方在激戰中，不可前往，慰勞之意，余當代為轉致。十一時半往後方醫院，慰問傷兵，院中住數十人，皆攻百靈廟時負重傷者，內有數人，奄奄將斃，情極慘，而其中負傷較輕者，猶力疾談攻百靈廟事，精神異常奮興，士氣之旺，可見一般。下午二至三時，為當局指定接見各方代表時間，當備清華燕京等代表前往，各校代表分別報告慰勞情形後，傅主席即致謝詞，略謂：承各方慰勞，非常感激，然為國守土殺賊，係我軍人本職，而勞諸位遠道跋涉，實不敢當，今日之緩戰，不過一時之爭鬪，未來之國際戰爭，正方興未艾，希望於青年學生者至深且巨，今後諸同學，一方面須奮發救國之精神，一方面要莫荒棄學業，更望各展其智能，來補助我們作長期之爭鬪等語。六時應主席約赴遠東飯店夜宴，同座約六十餘人，除各校代表外，尚有華洋義賑代表及英使館武官數人，一堂濟濟，歡愉之狀，得未曾有，八時返寓，商進行宣傳工作，及調查當地團體之救國情形，以便返平後向校中作詳細之報告云。

編後語

一，本刊第十一期內「歐洲列強對西班牙內亂之概觀」一文，應排在論述欄，又「釋出路」一文，博士下面漏一士字，特此聲明。
二，嗣後投稿諸君，請勿潦草塗污，或寫得太擠，以清眉目而免錯誤為盼。